

包谷娃

□徐宇



凤凰山

巴山夜雨

06

2019年7月4日

星期四

邮箱: 9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林海

都市慢生活

18岁那年,几经努力的我,也未能高中。除了羞愧还是羞愧,我沮丧地回到故乡。正好赶上土地改革,我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一块属于自己耕种的责任田,这是对我失落的心藉以莫大的安慰。

面对名落孙山的我,父亲是冷静的,他知道这个“农门”,不是谁想跳就能跳出去的。父亲淡淡地说:“二娃子,迷信一点,我们祖上就没有葬那个坟。你把书读到这儿,以后我就是你种田的老师,修理地球(在我们大巴山里,把种田叫做修理地球)我徐老五在行哟。”望着父亲焦虑的眼神和憔悴的目光,我的肉体 and 灵魂倏然战栗起来,这种感受只有我能真正地读懂。

我修理地球的第一课就是与父亲去地里收包谷。烈日当头的暑天,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我背着一个背筐,与父亲一起钻进包谷地里,“啪”地一声脆响,壮实饱满的包谷从茎秆上掰下来,伤情别离,撕心裂肺,拨响收获包谷的旋律。我在茂密的包谷地里,内心充满新奇和恐惧,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了,以后就是顶天立地种田人。恐惧的是这连片的包谷何时收完,腾出的地又要去种别的作物,无休止的劳作,不知何时才是头呢?锋利如锯的包谷叶,狠心地在我的手臂划上一道又一道伤痕,如蜘蛛编织的网,层层叠叠地刻在我的手臂上,父亲一声叹息,抚摸着我的伤口心痛地说:“二娃子,掰包谷,得穿件长袖子衣服,以后千万不要把嫩肉皮子露出来。”父亲的慈爱,温暖着我的心房。我真心感谢父亲对我的疼爱,我慢慢地接受着自己眼前的每一个残酷的现实。

包谷易种,成熟期早,耐旱高产。家家户户多半土地种着包谷,这是大地母亲对种田人的恩赐。节气夏至一到,包谷戴上红色或白色的帽子,在青翠欲滴的叶片中鲜艳夺目。看着包谷一天比一天强悍壮实,父亲迫不及待地站在包谷地边,就像威严的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一样,满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丰收的那一刻到来。

我特别喜欢包谷茎秆开的天花,像婀娜多姿的天女,微风扬起米黄色的花粉,纷纷扬扬地撒在包谷柔软的胡须上,大自然的杰作鬼斧神工,令人无比惊叹。我学着父亲,昂首挺胸地站在包谷地边,检阅着自己种出来的包谷,在同一块地里长出的包谷,有的大的有的小,面对眼前出现不一样的命运,我心里突然闪现出一些感悟来:

黄包谷,为什么大

因为它是爸
黄包谷,为什么小
因它是爸的娃
同住一块地呀
同长一个根哟
不嫌高与低
不嫌大和小
这才是一个幸福的家……

父亲在一旁听见了,说我吃包谷,开黄腔(这是大巴山里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嘲讽对方言不主题)。我嘿嘿对父亲一阵傻笑,我习惯用这种方式与父亲亲近和交流。土地是神奇的,种子也是神奇的。土地里只要有一颗种子,种子就会发芽,开花和结果。我在故乡的土地上,吃包谷长大,壮实如牛,一边用犁铧耕作,一边用笔写作,感谢故乡大巴山给我的灵性,圆我更多的梦想。今生虽未高中,心却早已不存什么遗憾了。

包谷是种田人的主要粮食,也是兑换其它物品的“黄金”。缺钱花了,卖包谷。缺衣服穿了,卖包谷……种田人只要是缺了什么,就会用包谷去换取。到了改革年代,包谷不再是种田人的主食,加工成其它饲料,喂养畜禽鱼类,给故乡带来不少的经济效益。

2006年1月1日起,春风浩荡,国泰民安。国家免征了农业税,后来又给种田的庄稼人产粮补贴金,到今天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种田人真正地有了获得感,过上了看得见摸得着,不亚于城里人的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城乡之间缩短了差距,再也听不见“吃包谷,开黄腔”的嘲讽和揶揄。村里有一个年轻的后生,集乡村旅游和农家美食,在家门口打造出一个品牌——包谷娃。在这里能见到原生态的包谷酒、包谷糊、包谷馍、包谷饼、烧包谷、煮包谷……他大胆地对外界喊出桑梓的名字,给故乡一个美丽的命名,谱写出一曲乡愁绵绵的情歌来。

年近八旬的父母亲,还在屋前屋后的土地里种上数株包谷,尽情地享受着包谷成熟时带给他俩的喜悦。父亲在电话里大声喊着我:“是二娃子不?包谷熟了,你们赶快回来尝鲜。”我知道父母亲内心的那份念想,在父母亲的心里,包谷就是他俩血浓于水的儿女和子孙。儿女在父母眼里始终是没有长大的娃,没有长大的娃说说话就是开黄腔。嘿嘿,不管怎么说,我是父母心中有资格吃包谷的娃。

父亲

□李承熙

不会再有一双粗糙的大手
为我擦拭委屈的泪水
不会再有一双深情的眼眸
追随着我远行的身影
也不会再有一双坚实的臂膀
专门为我将风雨遮挡

这是我的父亲
给了我生命又给了我血脉的父
亲
爱着我胜过爱他自己的父亲
他用他沉默的骄傲
让我看到一个男人的坚毅、刚
强
和宽容的忍让

我的父亲
他有土地一样沟壑纵横的面庞
我的父亲
他温和善良
却消失在大雪纷飞的那个晚上

记忆的河岸,芳草萋萋
留着我和父亲的足迹
父亲的身影
在茂密的草丛里
一会儿站起来
一会儿又躺下去

父亲,您是春风,还是秋雨?
您是晨露,还是夕阳?
为什么我总在您路过的山岗
听见您的声音
为什么我总在您种过庄稼的土
地上
看到麦苗还在疯长

父亲,您是不是
已变成了一株小草
年年都长在我经过的路旁
您是不是已变成了
麦地里的一颗露珠
正对着太阳真诚地微笑

或许,您已经把自己
变成了坚忍不拔的力量
根植在我的身上
我倔强的性格
像极了,您当年的模样

大地旅痕(组章)

□符纯荣

船行渠江

雨后,万物如洗,阳光有些晃眼。
两岸江山恒定。黛青色的叶脉
间,水珠淌下来,交出清脆的坠落声。
江面上,水雾不规则滑动:
有的漫无目的,有的横斜着,妖
娆地飞过。

多少年了,这景致,一如既往地
保持清澈:

透亮的日头,炊烟,醒来的水草、
垂柳,江湾摇摆的一叶木舟,皆与这
湿润的光阴关系紧密。

逆水而上。我从机船轰鸣中出
来,与它们打着频繁的照面——

白云集体攒动。湿漉漉的鸟鸣,
带上生动的反光。吐气泡的鱼,拥有
可爱的姓氏。至于彩虹爱上的桥梁,
可被称作:安静。

一叶木舟快若火箭。竹篙轻点。
老渔翁蹲于船头。一杆土烟锅,
撩开生活的微澜。

令我费解的是——

烟头上,悬而未决的那滴水珠,
怎样被他用一根静思默想,一点点,
引燃……

邂逅新津渡

在新津渡,我遭遇到李白的情绪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当他蘸一滴岷江水,继续写下: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波涛浩浩
汤汤奔去。古驿道上,故人挥别,马
蹄铿锵,多少美而疼痛的文字先我而
生。

一千多年了,李白的视角依旧动
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时,我必须展开一江春水,容
忍万千梨花过渡,穿越水做的往事、
离愁的前生。

在新津渡。繁花有意,流水无
情。

花瓣承载的流年,被一江春水运
往光阴菲薄的远方,似乎从来没有转
身抑或回头的时候。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在贴心处,揣上几行李白的
诗句,过渡。身后,一声欸乃长出新
绿。

对于送行的石阶,我只是挥手,
不说出别离。

徜徉白鹤滩

从杨柳河到岷江:

沙洲安谧。卵石滩散漫。空气
轻缓。水雾飘过草甸,像阳光留下锈
蚀的痕迹。

我们去的时候,细雨初歇。

三五成群的鸟儿,从这里飞往那
里,又从那里飞回这里,将白鹤滩的
春天搅得心潮澎湃。

沿着古栈道前行,一路捡拾木缝
间遗漏的千年光阴。

在身边,一支支婀娜的芦苇伸出
纤纤细手,挠动我们就按捺不住的
内心,像这个春天意犹未尽的爱意表
达。

如果生命没有尽头,我们情愿这
样走着。

直至枯木返青,莲蓬爆籽;直至
尘烟散尽,花到荼靡。

或者,做一只匆忙的蚂蚁,也
好。因为,绿水滋养的八千亩国度

多么适于奔走;
多么适于精打细算,度量幸福和
辽阔。

驷马镇,聆听田园牧歌

蛇瓜,巨人南瓜,长柄葫芦……
被刻意修饰的乡村印记,并非一
瞬间的错觉。

叶脉间,光线偶尔掉落几滴。
这些葱绿色的安静,大于闹市,
却小于缝隙。

鸳鸯梨的存在,让人顿悟:相濡
以沫,并非某对鸟儿的专利。

藤蔓垂垂。一对对金童、玉女伸
出手来,展开植物纤维的柔嫩情绪,
拉长一支青春的曲子。

大棚、田埂、叶脉、根茎……
时光宛若露珠滚动。往前或退
后,风一般荡漾的,除了心跳就是抹
不去的记忆。

从巴河那边吹过来的风,湿润,
缱绻,带着春天漫不经心却又细致入
微的暖意。

在闹市之侧——
它们生活得轻手轻脚,声息一低
再低。